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吏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下

詳校官修撰臣錢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騰錄監生臣李敬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下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
趙幽王子遂為趙王○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
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
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
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
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
在與在生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
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具

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蓋莊丞相益畏

集覽

袁盜史記袁盎漢書袁盎主在與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濟南王若虛諸史辨惑曰言以身殉主與之同存亡耳如說何其曲邪

書法

呂前書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則三人之功一也於是論功列叙平勃灌

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也合而觀之貶意自見矣

發明

平勃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

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綱目於此

文無子奪若不甚白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為有功即後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足賞其是其所固自曉然於書法之間此功賞之斷案也

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集覽

已論句絕漢書音義曰論平聲議法也同產同所生收孥注見周顯王十年

正月立子啟為皇太子

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

理多矣明於治國家之體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而陪朕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司因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集覽**其安之其發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聲之辭安之徐緩貌言不宜汲汲也陪朕陪輔也邢昺正義曰朕我也古人質君臣並稱朕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

月立竇氏為皇后

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

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
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
讓君子不敢
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
寡孤獨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
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
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
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有司請八十已
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
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
之刑者及有罪矜已上不用此令
集覽 陷於危亡反
玷之玷孟康曰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陷近邊欲墮意
案檐字今俗作簷今歲首句絕春者歲之首不時使

人言不即於此歲首時遣使者存問年長老人丞若尉致百官表丞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早卒致送詣也言若丞若尉皆可送致所賜物循行之有序曰循行行去聲續漢志郡國以春月行所主縣

楚王交卒

諡曰元

書法

矣

綱目不皆卒諸侯楚王交卒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交觀其禮遇穆生斯賢矣賢之斯卒之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書法

書大水始此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書山崩二十六書大水六十三是年景帝中五年武

漢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累稟願有地震山崩之異殆所謂天心

以時

帝元符三年元鼎二年元初元年元帝永元五年
成帝元朔二年光武建武八年三十年三十二年
明帝永平三年八年和帝永元元年十年十四年
殤帝延平元年再書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四年永
寧元年延光三年桓帝建和二年三年永壽元年
延熹二年永康元年靈帝建寧元年熹平元年四
年中平五年六年後主建興元年十五年戊子年
巳丑年丁酉年戊戌年吾武帝太康四年惠帝元
康五年八年宋乙亥年梁癸巳年陳甲申年隋煬
帝大業七年唐太宗貞觀八年高宗永徽五年再
書咸亨四年中宗嗣聖元年再書二十年神龍元
年玄宗開元十四年德宗貞元八年憲宗元和八
年十一年十二年宣宗十二年懿宗十四年五代
壬子年再書癸丑年書水出三是年新莽乙亥年
唐僖宗乾符三年地震而山崩者六是年宣帝本
始四年元帝建昭四年成帝河平三年順帝永和

三年桓帝建和三年地震而水者二是年唐僖宗乾符三年

○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集覽 鸞旗顏師古曰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鸞旁載於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鸞通作鑿說文人君乘車馬鑿八鑿鈴象鸞鳥聲馬動則鸞鳴以應行節在豹古今注五路銜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謂之鑿郭璞曰鈴在軌曰鑿在軌曰和屬車與服志古者諸侯或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阜蓋赤裏朱轡戈矛弩箠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縣豹尾屬相連屬也

書法

書美之也書卻貢獻始此終綱目書禁罷貢
獻十四是年光武建武十三年和帝永元十

五年戊戌年晉甲戌年齊癸未年梁唐高宗永徽
二年代宗大歷十四年再書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憲宗元和二年四年文宗太和三年辛亥年周莫
善於罪之之詔唐高宗永徽二年獻而邵者四順
帝永建四年晉孝武帝太元三年隋文帝開皇十
五年唐穆宗長慶四年莫勇於焚之之舉唐玄宗
開元二年祿山獻
馬諭止之不與馬

發明

文帝繼統之初正四方觀聽惟新之日綱
目前書除收孥相坐律令則見其急於解寬

之意次書定振窮養老之令則見其切於養民之意
至是繼書令四方毋來獻則又見其清靜玄默之
意未及一年帝之善政蓋已班班可紀漢
治之興固其宜也比而觀之美自見矣

封宋昌為壯武侯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歡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胡氏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為後世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鄉之屬每加隆焉曾不知其示集覽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去年不廣於天下也秋九月自代國來即位其自代來之功臣至今年夏四月方始封爵之是歷三時矣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曰有主者上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

內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篤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久處尊位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免平專集覽駕下駕駘凡下之為丞相馬以自喻不肖

書法

漢世丞相免非書爵不書姓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

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他親冢在真
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名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
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
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
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
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
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
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
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閼王發兵於邊為
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
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
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
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
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
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

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
帝賢天子今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
高皇帝幸賜臣佗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
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
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牡毋予牝老夫
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
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
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
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
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
邊老夫處裁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
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集覽
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慮

侯竈周竈封隆慮河內邑音林閭正義曰漢避殤帝諱因改曰林慮注見靈帝建寧二年論嶺隃通作隃越也嶺謂陽山嶺在桂陽郡閩越注見惠帝三年西甌駱役顏師古曰西甌即駱役駱役亦曰駱越寰宇記永嘉為東甌鬱林為西甌輿地志交趾周為駱越秦曰西甌則西甌駱役又在番禺之西索隱曰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為甌越姚察案廣州記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侯自名駱將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黃屋左纛漢高本紀注蔡邕曰天子車翠羽蓋以黃繒為裏是為黃屋纛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衛上或在左馱馬軌上李斐曰纛羽葆幢也在乘輿車衛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纛又音道服嶺顏師古曰服謂荒服之外嶺謂五嶺之南亡一乘之使亡讀曰無乘使並去聲謂不遺一介使車來分棄前惡

彼此共棄故云分奉貢職奉共也國語曰職貢業事
之不共又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
其方賄來貢無忘職業大長猶言首長也昧死秦法
以為人臣上事當言昧死罪而言後世遂導之馬
牛羊即予予牡母予牝即就也予賜也毋禁止之辭
言就令予我馬牛羊亦止令予牡而不令予牝馬牛
羊齒已長猶今謙言犬馬之齒也齒高曰長長展兩
反誅論句絕論慮昆反議法也靡曼之色列子周穆
王篇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注娥媼妖好者靡
曼柔弱者林希逸云靡曼窈窕也楚辭拾魂篇靡顏
賦理遺視聯大招篇媼目宜笑娥眉曼注靡綴也曼
長而輕細也子虛賦靡曼美色於後索隱曰靡細曼
澤也正誤西甌駱後屬焉今按漢書南粵王趙佗以兵
也正誤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後屬焉顏師古注
西甌即駱越不云即駱後西甌駱乃越之一種言其
役屬於南越也漢書多有後屬字西域傳西域故皆

後屬匈奴顏師古注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又
西南夷傳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馬牛羊齒已長今
按顏師古云謂老也蓋謂馬牛羊皆已老非指人也此
承上文馬牛羊母與牝而言馬牛羊皆已老不可供
祭祀蓋祭祀之牲貴少壯肥腴故下文云祭祀不修
也諱言盡絕故但云已長春秋傳新序皆云馬之齒
長矣亦
謂馬爾

書法

凡使稱名嘉不辱也終綱目使
稱名三十二詳漢初丙申年

發明

當呂氏專柄之五年書南越王佗反越二年
遣周竈將兵擊之至是凡五年矣帝不興兵

誅討而乃遣使告諭然佗之臣服有甚於誅討之
威者以德化人之效於是可觀今即賜佗之詔讀
之其卑遜謙抑之語溫然可掬畧無一毫矜夸之
意真足使人心悅誠服佗雖欲崛強得乎稱臣奉

貢書以美之
夫豈過哉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太中大夫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起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典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吳姓史失其名故稱公治平言其政治均平

書法

自秦置守漢初因之至是四十八年始書吳公之政終帝之世三書而已自是以後不可

勝書矣書廷尉始此終西漢書廷尉七吳公張釋之張歐張湯杜周黃霸于定國而帝之世二人焉

吳公張釋之皆吉人也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

謚曰獻

詔列侯之國

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

絲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
傳置○頽陰候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
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
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
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而况
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
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
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
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纜數月爾天下四面而攻
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
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
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
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
羣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
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
官之墮於事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

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
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
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
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
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夫士修之
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諸臣宴
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
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
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
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
郎將袁盎騎並車攀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
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
后向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
坐及牽上林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

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
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
上說語夫人賜**集覽**罷衛將軍本作罷衛將軍軍七
盜金五十斤**制**解衛尉南軍也太僕見馬遺
財足索隱曰遺留也財與纜同太僕掌輿馬言太僕
見在之馬今當減留財足充事而已傳置索隱曰置
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云傳置一
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丁戀
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
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軫置急乘一馬曰乘一乘傳
又乘傳注見高帝五年潁陰侯騎賈山騎潁陰侯之
騎郎也姓賈名山潁川人地理志潁川潁陰縣故城
在陳州南頓縣西北十三里道諛諭合苟容道誘引
也諛諭佞也諭與偷同亦苟且之義也謂諛諛而苟
且求合取容無忠固意此是白道之使然精白以承
休德顏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以奉承此休美之德

稱大禮稱昌孕反副稱也執事軌謂法度也霸陵上
句絕地理志霸陵故芷陽也在雍州萬年東北二十
五里秦穆公更名霸城漢文置墓陵於此因名其邑
曰霸陵其城東南去陵十里並車攬轡並蒲浪反依
也表蓋乘騎依並帝車擘持其轡不容馳下六飛續
漢書天子五路駕六馬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故曰
六飛史記本傳作六駢布席布鋪也即署長布坐席
引卻表盜引其席卻退人疑戚夫人事在惠帝元年
質實一統志云潁陰漢之縣名屬潁川郡後漢省之
故址在開封府陳州西北三十里霸陵城名在
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本秦穆公
所築漢文帝葬其地因置霸陵縣

書法

書謹天戒也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繼書
舉賢良方正或直言極諫者四是年成帝建

始三年章帝建初五年桓帝延熹八年詔極言者
一明帝永平八年書舉至孝一桓帝延熹九年詔

陳過失一成帝河平元年詔上封事一光武建武
七年罷元會一唐宣宗大中八年舍是無書焉然
則世主以天戒為玩者多矣書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始此綱目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三是
年武帝建元元年唐憲宗元和三年舉而書策一
文帝十五年書舉賢良方正三宣帝本始四年桓
帝延熹八年晉成帝咸和六年趙書舉賢良文學
一武帝元光元年書舉賢良二昭帝始元元年五
代丁巳年周世宗書舉直言極諫三元帝
初元二年成帝建始三年章帝建初五年

發明

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自
秦禁耦語天下以言為諱故雖災異譴告亦

莫之省是以論於滅亡而不寤至漢氏之興雖寬
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遠遺風猶在今
孝丈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舉而敬
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改視

易聽一洗舊染後世踵為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乎言曰直言諫曰極諫書之于冊足為千古之美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屢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比卒非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遠方之能借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
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集覽

親耕籍田籍與

藉藉通史記注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
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帝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
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
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務
不得以假借為說籍踏籍也言親自踏履于田而耕
之記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皆御命曰勞酒此親耕禮也推音出佳吐回二反
謂進也必屈屈弱也下大屈同靡之靡讀與糜同散
也丕屢屢與蹶同音厥傾竭也毆民毆讀與驅同逐
也著於本著附也農乃天下之本食其力各以力耕
得食是即食已之力也粢盛粢通作齋禮甸師共齋
盛注齋盛祭祀所用穀粢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

云在器
曰盛

書法

書耕籍何重農且恤祀也書耕籍始此終綱
目書耕籍十是年戊子年晉武帝甲申年宋

文帝庚子年宋孝武帝癸酉年魏主宏甲午年梁
武帝唐太宗貞觀三年高宗乾封二年儀鳳二年

玄宗開元

二十三年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疆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
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

梁王集覽

辟疆索隱曰音關
疆或曰辟音壁

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質實
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立皇子
質實城陽縣名注
見高帝四年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考異

提要無夏五月三字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
集覽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旗也堯設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注見惠帝四年謗木
發明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書法

書賜半租嘉重農也書賜半租始此綱目書賜天下半租三是年十二年戊申年宋賜天

下三分之一者一唐肅宗至德二年賜州郡半租一後主炎興元年魏復益州賜州郡三分之一者

一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河北河東

發明

上書親耕籍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導民務本為何如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甲子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

書法

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一歲再食者二十其間連月而食者二而已漢初丁酉年

是年舍是無連月而食者矣

○丞相絳侯勃免就國質實

絳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七年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

審食其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彊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稚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集覽**辟陽韋昭曰信都有辟陽縣括必生患上不聽**地志**云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

西三十五里警蹕顏師古曰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也入則言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劉貢父曰言出入者五文爾質實一統志云辟陽漢之縣名屬信都國出亦有蹕質實後漢省入信都縣故城在真定府冀

州東南三十里

書法

食其耳書爵何不與長之專殺也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長之反此其漸矣書譏失刑

也

發明

食其邪僻之人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

上藩臣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赦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柔之

也過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

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考異

此與陳稀英布同當書討不當書擊亦傳錄之誤

集覽

甘泉應劭曰甘泉宮在雍州雲陽一名林光宮瓚曰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關輔記云林光宮在

池陽西故甘泉山宮因山名去長安城西北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案邢承宗西征賦注甘泉水名今案因地出

甘泉水名山質實一統志云甘泉宮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甘泉山上本秦

林光宮漢武帝增廣之又名雲陽宮內有竹宮壽宮迎風館鵠鵲觀

初諫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與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二郡以王

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快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策武擊之兵敗自殺胡氏曰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間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帝以其欲立齊王而咄之大臣又無開陳使盛德之主終負集覽許以趙王章章朱虛侯之名此議惜哉

書法內書反矣不書討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少負

以張釋之為廷尉質實

一統志云張釋之南陽堵陽人

釋之初為廷尉十年不得調表盜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甲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為失上說拜請者僕射從行登虎園上問上林射諸禽徒薄尉不能對之園禽夫從考代尉對甚悉欲以對其能口對管應無窮者對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禽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

布進深識治體
之言漢廷諸臣
皆所未及

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
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提給哉且
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
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
夫下之化上疾如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
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項之太子與
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
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
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從
至霸陵上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
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
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
戚焉帝稱善是歲為廷尉上行出中涓橋有一人
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罪當罰金
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

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
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
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
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五環得下廷尉
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
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
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
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楊氏曰釋之之論犯
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
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
擅誅集覽甲之毋甚高論索隱曰欲令且卑下其志
乎談論勿太過高但依今時事說毋說古遠
也謁者僕射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為謁者臺率天
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從

行爲句從去聲隨從主上行也登虎園正義曰園求
遠反養獸閑也在上林苑中園之上有樓觀故曰登
虎園嗇夫嗇夫掌聽訟於虎園者百官表有鄉嗇夫
此其類也喋喋利口喋喋多言貌也利口多言少實
也欲以觀觀之刀筆古者書用簡牘筆誤則以刀削去
人使人觀之刀筆古者書用簡牘筆誤則以刀削去
之故吏皆以刀筆隨徒文具索隱曰謂空具其文而
無其實也公車令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
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不下司
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
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北山石顏師古曰美石
出京兆北山今宜州石是索隱曰北山青石肌理細
密可為埤榔秦本紀云分作阿房作驪山發北山石
榔是也故帝欲北山石為榔取其精牢用紆絮斫陳
漆其間史記張釋之傳注徐廣曰斫一作錯漢書音
義曰斫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紆展呂反斫側畧

反案斫陳絮以漆著其間也韻會紵字下注云綿絮
裝衣也劉向傳紵絮斫陳顏師古注紵絮者可以紵
衣之絮雖錮南山張晏曰錮鑄塞也時帝北向故云
北山回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言南山者取其高
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括地志云南山即終南山
一名太乙一名樞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肺在長安城
南八十里四皓以漢高慢士遂隱此中渭橋渭橋注
見高皇后八年索隱曰今渭橋有三所其一在長安
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
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北三里今車駕之行出在橋
中路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云蹕先至而犯者罰
金四兩也又警蹕注見三年廷尉天下之平平其不
平曰平宣帝置廷尉平漢書注平音病壹傾為句傾
則不平也得為句吏捕而獲之共承共與恭通萬分
一句絕謂其罪甚輕取長陵一抔土高帝墓曰長陵
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張晏曰不忍斥言毀

撤山陵故以取土為譬顏師
古曰杯步侯反手掬之也
正誤此言假如萬分一今按

一分有取長陵土者不敢直言故
為儻或之辭猶言萬一有此事
質實山一統志云北

耀州城東五里其山出青石唐天寶中取為磬因更
名玉磬山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即終南山也

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藍屋四縣之境產玉石金
銀銅鐵及合離草丹青樹禹貢所謂終南即此長陵

注見高帝
十二年

乙丑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為丞相質實
張蒼陽武

人

蒼好書博聞
尤邃律歷
集覽律歷律十二管所以候十二月歷
算數也所以紀歲月日時分數

書法

漢丞相卒不書姓自嬰始兩漢諸臣卒書官不書姓者恒稱也書官爵書姓者美稱也不

書官者貶也兩漢諸臣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不書官者四並詳惠帝二年

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

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集覽使酒難近索隱曰因酒縱性曰使酒即召君爾集覽使酒也難近者謂不可與之相親近至為句

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

太傅

質實

長沙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王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集覽逮治漢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書音義

曰逮及也辭之所及者則追捕之故謂之逮置辭置措也辭謂對獄之語書牘背李奇曰牘者吏所執簿也索隱曰索蜀志秦宓以簿擊頰必亦簡牘之類今吏於牘版背後書辭示之令依此說勝之尚之勝之周勃太子名之安公主曰尚言帝王之女當尊尚之不敢斥言娶給皇帝居北軍綰繫也璽即皇帝傳國璽北軍宿衛宮內於周垣下為區廬勃持一節入北軍而遂將之誅諸呂廢少帝手綰璽時帝未即位勃於此時不反今更有異乎

書法

既而赦之何美改過也綱目書既而赦之二上書下經侯周勃獄則赦無罪美辭也上書

張昌宗下獄則赦有罪譏辭也美惡不嫌同辭書既而釋之三詳成帝元延元年

作顧成廟實

一統志云顧成廟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霸陵縣

寅丙 五年春二月地震

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為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為氣數適然則古人修德正事反災為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為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祇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方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集覽**思所以平格平消弭也格此異而無其應與**變革也**父母震怒時當尋思箇悅愉父母之道庶可消其怒氣變為喜色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英錢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

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吏急而壹之乎則為太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賈山亦諫以為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

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
集覽 英錢即五分錢民間名
曰榆英錢言如榆莢之

足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十黍為一
絕贏餘利隱屏言皆隱身屏跡而鑄錢吏急而一之

謂郡縣各執一法難使之歸壹錢
文法也苟非其

術術道也謂立法設或非其道也
食貨志曰錢輕則

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
平矣怵而為姦邪

怵本作誅音恤誘也謂善良之人
亦誘於利而為姦

邪陷而之刑戮謂謹愿之民亦陷
入於利卒被刑戮

姦數不勝姦生頻數故不能以勝
之不如收之謂曷

若收銅於官而官自鑄嚴道銅山
嚴道縣屬雅州括

地志云今雅州榮經縣本秦嚴道
縣也屬成都府有鑿

夷曰道故名馬縣北三里有銅山
即鄧通得賜鑄錢

之所豫章銅山韋昭曰豫章今故
章也括地志云秦

置鄆郡今湖州長興縣西南八十
里故章城是今宣

州及潤州句容縣有銅山舊屬章
亡命顏師古曰命

名也謂脫名籍而逃亡也仲馮曰顏解大迂直謂避禍自逃其命爾以故無賦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謂吳國之民鑄錢煮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其民無徭賦

質實

一統志云巖道銅山巖道秦之縣名屬蜀郡漢因之晉屬漢嘉郡西魏於此置蒙山郡及雅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州為臨邛郡治巖道縣唐初復為雅州天寶初改盧山郡乾元初復為雅州屬劍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郡宋復為雅州仍治巖道屬成都路元至元中改屬嘉定路尋割屬吐蕃宣慰司

本朝省巖道縣入州隸四川道銅山在雅州蒙經縣東北三十里即漢文帝賜鄧通鑄錢處故鄣銅山故鄣秦之縣名屬鄣郡漢屬丹陽郡王莽改為候望縣東漢復為故鄣縣晉屬吳興郡後省之故城在湖州府長興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銅山在湖州府城西南九十五里一名銅峴山括地志漢吳王濞采鄣山之

銅卽此山之西屬安吉縣其南屬武康縣前溪發源於此

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質實

淮陽國名注見周報王三十七年陳州

丁卯六年冬十月桃李華○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質實

淮南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廣陵國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遂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闕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興居以為警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爾今復之王果憤恚不

食死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遠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冢

三十集覽關內侯漢百官志關內侯注列侯出關就戶國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

食其租稅管蔡興居管叔鮮蔡叔度皆周成王叔父也作亂周公奉王命誅之興居齊悼惠王子東牟侯

也文帝二年封濟北王謀反自殺縣次傳之令各縣案次第傳遞至蜀卒逢霧露病死卒讀曰猝暴也言

緘封於輜車之內如霧露之遮蔽不覩天日之光明因而暴死也靈帝時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

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雍令扶風郡雍縣令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考異冒頓上漏單于二字

初冒頓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王與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

之親故蜀使西擊月氏以天之福盡夷滅降下之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休兵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帝報書曰單于欲復故業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至是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敝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浩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集覽

老上單于號也名指荊索隱曰稽粥音鷄育中行說中行復姓說名也行胡剛反說讀曰悅說

至降為句本作說既至因降匈奴漢物不過什二韋
詒曰言漢物費十分之二入匈奴則匈奴皆動心歸
漢矣渾駱渾都湧反又音凍乳汁也熟而和之曰酪
穆天子傳牛馬之漚巨蒐氏所具注西戎有巨蒐國

正誤說至降單于今按
五字當為一句

書法

冒頓不書單于削之也自秦始皇帝三十二
年始書匈奴至是單于始見綱目自後單于

死立必書匈奴益疆大也書曰請和親與書與和
親又異矣書請和親始此終綱目書請和親四是

年武帝元符四年和帝永元十六年唐僖宗乾符
五年請昏一唐高祖武德八年求和親三光武建

武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唐德宗貞元三年求昏二
晉安帝義熙七年五代乙酉年乞和親一光武建

武二十八年與和親六詳惠帝三年及和親一宋甲戌年魏結和親一高帝九年

發明

周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以夷狄待之於其卒則不書其葬者避其號也綱目凡四夷君

長皆從其國俗之號至其死則書死者貴華賤夷之義不使得從中國公侯之例也此義行首上足

下之分定矣內夏外夷之法明矣其旨嚴矣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

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孰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爾
功少而最完孰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
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
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
下之大計可知矣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
沙王欲臣子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
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
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
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一國使其子孫以次
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
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
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
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
必為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九

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皂絺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其筭立而誅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爾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

義捐廉恥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
笑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
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恠以為是適然爾夫移
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
自憂竊為陛下惜之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
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
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
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
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
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
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
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
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
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

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
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
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
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於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
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
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
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
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誠天下之命懸於太子
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
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
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
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
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善同而所以使民善
卑而不自知也蓋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
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
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
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
置之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
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
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
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
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
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
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
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

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
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
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
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
治君子故有賔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
夫禮不敗齒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所以為主
豫遠不敬也今自王公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
而禮之者也古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
黥劓髡刑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
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
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
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
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之
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
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縛束之繫
縲之繫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盭盭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華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大鏡大何之試者則白冠羸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爾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有中臯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其有大臯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拚抑而行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爾吾過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烹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願行而忘利守節而次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節之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頌從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

集覽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七制解云

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皆非事勢實然之理能知如是而治如是而亂之形
體者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顏師古注立國秦大
其勢必固相疑樊鄴絳灌樊噲鄴食其絳侯周勃灌
嬰信越韓信彭越徹侯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通侯
長沙王謂吳芮也初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
其定著令蒞臨反者被誅為蒞臨鄭玄曰切之四寸
為蒞莖肉為臨戰國策不避蒞臨之誅高誘注言劉
蒞之如此爾輻輳輻輪輳也凡輪有三十輻共輳於
一轂以喻四方皆來分地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大瘡
瘡上勇反足腫病共貢共讀曰供奉也以緣緣去聲
純也商君公孫鞅也注見周顯王十年出分扶問反
出贅謂之贅婿言不當出妻家猶人身之有疣贅慮
有德色慮疑也謂疑其容色自矜為恩德許語許音
碎責讓也與公併侶併部迥反顏師古曰與公對敵
而相拒也反脣而相稽反音翻反脣調口也相稽相
與計校也筐篋所以盛文書篋子篋與管同管仲所

著書名管子亡維楫亡失也維所以繫舟楫所以進
舟乃生乃始也齊肅齋讀曰齋戒潔也見之南郊以進
太子見于天也艾草管艾讀曰刈管音姦似茅而滑
澤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書顧命夾兩階祀注堂
廉曰凡廉稜也漢書顏師古注廉側隅也孫奕示兒
編曰竊詳顏注廉側隅也以廉近地對廉遠地而言
之則廉隅無所謂上下矣當讀陸九級上為句近歲
太學出上廉遠地則堂高賦豈一時未加討論歟蘇
文曰與廉遠則堂峻林鉞漢雋亦曰廉遠地則堂
高而並不言上廉黥劓之罪不及大夫黥文面劓割
鼻也記曲禮刑不上大夫注不與賢者犯法具犯法
則在入議輕重不在刑書與音預大戴禮冉有問於
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於大夫然則大夫犯罪不
可以加刑乎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
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汗穢
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汗穢則曰盭盭不飾有坐

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惟薄
不脩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
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
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
行事不請此五者所以媿耻之也又見家語五刑篇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禮周禮也齒問年也路天子所
乘法車也天子五路駕六馬記曲禮以足盛路馬芻
有誅齒路馬有誅鄭玄注云皆廣敬也伯父伯舅記
曲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髡刑髡髮
髮也刑五刮反又音月斷足之刑秦迫謂偪迫天子
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當即郎反處斷罪人也
賈誼本傳注闔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
上之風仲馮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繫縲
縲與綫通謂以長繩連繫之輸之司寇索隱曰司寇
二歲刑輸作司寇因名馬或作輸之司空百官表宗
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

編之徒官徒謂以罪輸贖而役作者編謂列次名籍也簠簋不飾簠簋皆禮器簠外方內圓以盛稻梁簋外圓內方以盛黍稷並有蓋形象龜飾整齊也惟薄不脩帷幔也薄一作箔簾也風俗通曰卿大夫惟士以簾所以自障蔽脩理也大譴大何譴責問也何怒責也何與呵通薛宣傳譴呵及細微白冠羗纓喪服用羗為纓以飾冠也羗是羗牛之尾羗牛出西南徼外盤水加劔顏師古曰凡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造請室而請臯應劭曰請室請臯之室也史記之鍾下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史記作清室頸盤而加蓋古戾字綠色綬也言不使人以綬加於頸子大夫公羊傳宣六年子大夫也注古者士大夫通稱也自熹熹許記反好為志氣也顏彼之久行顏師古曰顏猶反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彼**正誤**頸盤而加今按漢書顏師古注盤無陞級之事**正誤**古戾字慮結切不戾其頸而親加

刀鋸也與
挨字通

戊辰七年夏四月赦○六月未央宮東闕罽毼災集覽未

宮東闕罽毼災三輔黃圖云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

闕注闕門觀也劉熙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

道天子號令賞罰所由出也未央宮殿雖南向而上書

奏事謁見皆在北闕馬東闕非正也顏師古曰罽毼謂

也連闕曲閣也一曰屏也釋名曰罽毼在門外罽復罽思

名皆誤案罽浮罽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貌蓋宮

殿簷戶間也唐文宗實錄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罽

罽而去又溫庭筠補陳武帝書罽畫卷闔闔晨開皆

非曲閣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罽彌山此亦謂羅鳥

網即罽罽為網不謬矣楚辭招魂篇網戶朱綴刻方連

文公注云網戶者以木為門扉而刻為方目使如羅網

狀即所謂罟罟而程泰之以為即今之亮隔此
說是也天火曰災又未央宮注見高帝七年

書法

書災始此終綱目書災十六是年景帝三年
中五年武帝建元六年太初元年新莽戊寅

年安帝元初四年順帝陽嘉元年靈帝中平二年
後主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晉元帝大興元年梁
甲寅年丙寅年唐玄宗天寶九
載書火十二詳昭帝元鳳四年

己巳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為
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悖
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舉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
負謗於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淮南雖小
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爾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

謂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上勿聽

長星出東方

書法

書長星始此終綱目書長星六是年景帝三年武帝元狩四年晉孝武帝大元二十年恭

帝元熙三年梁武帝庚戌年

發明

是時君德方明政事無闕書長星出東方其殆吳楚七國之應歟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怒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司馬公

曰李德裕以為漢文誅薄昭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唯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哉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歲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習罪法又不得不誅讓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所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氏者將慎之於始乎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豈害其為公器哉蓋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言恩之正則不得為義矣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后重輕得其宜義

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集覽八議禮小司寇以八

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辟八議禮小司寇以八

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

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

議賓質實一統志云

之辟質實薄昭吳人

書法坐殺漢使也書曰有罪自

發明薄昭之死先儒論者多矣今綱目不書殺將

甚明夫昭雖帝之舅亦人臣爾安有人臣殺天子

之使者而可逭其罪哉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况使

壬申十一年考證

當補書絳侯周勃卒分註謚曰武○謹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註其謚解侯徙高帝起沛定天下屢有功高帝遺詔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卒誅諸呂立代王為帝基漢室四百年之業皆如言漢稱平勃文帝初並相而勃位居平上二年既書陳平卒勃之卒豈可無書史記漢書皆著孝文十一年薨司馬公通鑑不載先儒亦以為失今故推本義例以補

之夏梁王揖卒徙淮陽王武為梁王考異

提要夏作冬

梁懷王薨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唯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厓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

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
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
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
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駝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
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於是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
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
死死時年**集覽**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如黑子
三十三矣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如黑子
之著面喻淮陽隘小也吳楚俗謂黑子為誌宋太祖
欲下太原趙普曰彈丸黑誌之地將安所逃即此新
鄭地理志汝南新鄭縣鄭七私反或音婁誤也應劭
曰秦伐魏取鄭邱漢興為新鄭章帝改名宋新都
屬南陽捷之江捷音蹇接也高枕楚辭九辯曰堯舜
皆有所舉任今故高枕而自適注枕去聲願指如意
如淳曰但動願**質實**南郡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潁
指麾皆如所欲

州治
八里

匈奴寇狄道

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鼂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鋌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百不當一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不能入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將不知之至要也臣又聞大小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地形技藝與中

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
罷勞飢渴不因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鬪劍戟相接此
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彊為
弱在倂仰之間爾跌而不振則悔無及也帝王之道
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
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技令
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
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
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荅焉
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集覽**家令百官表家令主皇
辨得幸太子號曰**智囊**太子倉穀飲食張晏曰
太子稱家故曰令鼂錯音朝厝史記注錯又如字讀
鋌音蟬鉄柄短牙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仲馮曰長
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故可射
疏及遠然戟有鈎又不可射疏與疎通義渠注見周

顯王四十二年峭直峭本作隋瓚曰隋直峻陜也
智叢言一身所有皆是智筭若叢索之盛物然也

募民徙塞下

鼂錯又言曰兵起而不知其孰戰則為人禽屯則卒
積死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孰易以擾亂邊境
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
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
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
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
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
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
為之高城深塹要言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
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粟
食能自給而止胡人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

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
死其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
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繁
虜之患豈不美哉上從其言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
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
稱厚惠奉明法存恤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
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
勤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
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置器物馬使民至有
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
為置醫巫以救疾病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
墓相從種樹畜長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伍家為伍十伍一里
四里一連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
心者為之長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
習以成勿令遷徙約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

則足以相救。盡戰目相足。則足以相識。惟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矣。所徒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而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安。集者。必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覽

不著於地。隨音牧。移徙不著土地。而無常居。離南

曰。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曰要。害調立。調去聲。筭度也。為之筭度。而創立城邑。稟食稟讀曰廩。古者給人。以食。取諸倉廩。故稱廩。給稟。食能自給。而止。稍人能自給。乃止也。謂不常予。縣官張晏曰。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索隱曰。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官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賢材有護。擇有保護。邊縣之能者。壹大治。則終身創。創初亮反。懲也。顏師古曰。若一次大舉兵治之。則可為終身懲戒。保

無邊患也折膠顏師古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
匈奴常以此為候而出軍使得氣去使其得勝逞志
去氣而

癸酉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集

覽

酸棗縣名注見質實一統志云金隄自開封府滎陽

築之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漢孝
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即此

書法

書河決始此終綱目書河決十有六是年武
帝元光三年元帝永光五年成帝建始四年

河平三年新莽辛未年唐玄宗開元十年五代晉
戊戌年已亥年辛丑年甲辰年丙午年戊申年庚
戌年壬子年已未年書塞八是年武帝元封二年
成帝河平元年三年五代甲申年甲辰年壬子年

巳未
年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集覽

凡除關無用傳禮地官司關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

出之注關界上門也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音張戀反漢初置諸關以備非常顏師古曰傳信也古者用榮刻本為合符或用繒帛張晏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

鼂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為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

人生蒸民厥有
但性其即於匪

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得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畝，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乘堅策肥，履絲

屯緇此商人所以兼并而農民所以流亡者也方今
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責粟今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
有錢粟有所滌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
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爵者上之所擅出
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
粟於邊以受爵免旱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
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郡縣
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
民愈勸農大富樂矣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
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吏奉
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集覽
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中人弗勝中人處強弱之間者勝音升舉也弗勝謂
不堪舉倍稱之息顏師古曰稱昌孕反舉也今俗所

謂舉錢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奇贏殘餘物也奇音羈梁肉賈遠曰梁米之精者詩詁梁似粟而大有黃青白三種黃梁出蜀漢香美逾於諸梁號竹根黃乘堅乘駕也堅謂好車策肥策驅也肥謂肥馬粟有所漂案食貨志注漂私列反散也道民之路此道非道德之道繫去聲讀與導同啟廸也

書法

秦政之初書令民納粟拜爵矣未免罪也於是始有贖罰焉自是武帝書詔民得贖罪元朔六年書令株送徒入財元鼎三年令死罪入贖天漢四年明帝書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永平八年梁武帝書立贖刑條壬午年復贖刑法乙丑年不可勝書矣

甲戌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集覽

親耕以供粢盛注見二年親桑以奉

祭服漢儀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養蠶于薄穀梁
傳桓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桑以共祭
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
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書法

書重本也

夏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
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
之官移禍於下朕**集覽**祝官有秘祝祝官猶周禮太
甚不取其除之**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祗**
秘祝祭主贊辭也秘密不可宣秘祝六祝並之秀反
災祥妖孽自外來謂之祥左傳昭十八年將有大祥
注祥變異之氣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紫上書曰妾
父為吏齋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
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
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
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
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
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春當黥者
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斬
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
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為城旦春者
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上既躬脩玄默而將相皆舊
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
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

業高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
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集覽

緹紫少女名索隱曰緹音啼鄒氏音體終身不
息也宣帝本紀詔曰刑者不可息注言既

刑則廢刑而欲其復生長不可得矣除肉刑肉刑者
墨劓腐宮大辟除者有以易之也鄭氏云畢陶改贖

為劓呂刑有刑周改為刑文帝本紀詔曰今法有肉

刑三注李奇曰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

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也索隱曰斷趾

黥劓之屬崔浩漢律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

斐曰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具為令具備也著

為律令錯為城且春錯以鐵束頸也春待杵臨日也

如淳曰城旦者律說論決為髡錯於邊畫旦防寇虜

夜遠築長城者婦人不預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

刑或曰城旦旦起行治城也左止止與趾字通下右

止同受賕枉法以財枉法相謝也巳論論平聲議法

也記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論音倫禁罔疏濶罔與網通疏與疎通言其禁防如網之疎濶也老子任為篇天網恢恢恢而不失刑錯之風應劭曰錯置也古者民不犯法刑置而不用今雖未及於古亦庶幾有古之質實一統志云緹紫臨淄人漢淳于意之少遺風質實女意有罪當刑怒罵其五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緹紫隨父至長安上書願沒身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憐之為免意罪因除肉刑太倉令夏嬰曰上供曰太倉令長也

書法

除肉刑何予之也肉刑古法也自帝始廢古法則曷為予之不忍人之心也故不書始書

始則疑於廢井田綱目恤刑之政書除十詳惠帝四年文帝居三馬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集覽本
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餘之
者無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
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書法

永除者何永除也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遂
永除之非帝之儉約國有餘蓄能若是乎終

綱目一而已矣綱目書免天下今年田租者四昭
帝始元二年宣帝本始元年和帝永元九年唐玄

宗天寶
十四載

乙亥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邛虜人畜
甚多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
乘騎卒十萬上親勒兵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
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樂布為將軍擊逐出塞

而集覽

那奴何反括地志云故城在直道反又如字

七十里蕭關秦北關也志云郡北正義曰古隴山關

在原州平涼縣界括地志云今靈武即古蕭關北地

都尉印北地注見哀帝建平元年都尉佐郡守典武

職甲卒顏師古曰印五剛反名也姓孫回中官注見

秦始皇二十七年固要上乃止文帝本紀作固要正

帝乃止注要劫也如淳曰固要必不得自征也

誤固要上乃止今按要約勒也劫持之義說文質實

一統志云朝那春秋時地名漢置朝那縣屬安定郡

後魏割入臨涇後周復置唐省之故城在平涼府城

東南蕭關在平涼府鎮

書法

特筆也與書至祈連而還武帝元狩二年封

狼居胥山而還武帝元狩四年登燕然山刻

石勒功而還者和帝永元元年大有遼庭矣

發明

十一年書匈奴寇狄道募民徙塞下是年又書入寇遼兵擊之出塞而還殆與薄伐獫狁

至于太原者如出一轍夫侵邊犯境乃犬羊之常爾驅而出之盡境即止此盛德事也窮兵黷武犁

庭掃穴果何為哉特

筆于此蓋美之也

赦作徒魏尚復為雲中守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

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者寡人制之間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集覽救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集覽

上輦過郎署輦輓車也顏師古曰駕人以行曰輦郎官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署府署也文帝乘輦經過郎署時馮唐為郎中署長文帝二年幸上林郎署長布席蘓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居代時文帝

初封代王故云每飯飯上聲餐食也馮唐傳作每飲
食搏解搏拊也解部禮反股之外也拊之者有所激
然爾推轂言舉薦人如推車轂之轉運也史記荆燕
世家呂氏推轂高帝就天下索隱曰諸呂奉推高祖
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昌誰反閻以內
閻義與闡同馮唐傳作闡韋昭曰闡門中繫俗言門
限也以內謂郭門內也闡魚列反軍市租索隱曰案
軍市謂軍人貨易之地也市有稅稅即租也不從中
覆不必覆奏朝廷而後行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
也或曰官所別廩給也尺籍伍符漢軍法曰吏卒斬
捕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
索隱曰尺籍者書其斬捕之功於一尺之版伍符者
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上功幕府上功謂尺
籍所上斬首捕虜之數也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一
言不相應索隱曰應一陵反謂斬捕之數不同也文
吏以法繩之繩索也所以彈畫而取直者言文法之

史正治其事亦猶繩也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以
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一首為一級今魏尚差
上首虜六級正誤跪而推轂今按推吐雷反言天子
而坐以罪親為推其車轂也與推轂薦賢之

義不同質實一統志云馮唐趙

書法書作徒何美改過也復以為之例有四有改

之辭魏尚雲中守是年張敞冀州刺史宣帝甘露
元年王尊徐州刺史成帝河平二年翟方進丞相
永始六年張兵護匈奴中郎將桓帝延熹九年元
匡平州刺史梁已亥年廣陽王琛北道大都督兩
午年王琳湘州刺史於酉年李光弼太尉統八道
行營處肅宗上元二年韓愈吏部侍郎穆宗長慶
三年皆改過之辭也符重鎮北將軍晉孝武太元
五年何尚之尚書令宋於巳年蕭寶寅西道大都

督梁丁未年宇文融勸農使唐玄宗開元十二年
 張謏同平章事五代甲申年嚴旭蓬州刺史丙戌
 年馮暉朔方節度丙午年馮延巳同平章事癸丑
 年皆或過之辭也假仲堪督荆益軍晉安帝隆安
 二年時溥感化節度唐昭宗景福元年王建西川
 節度乾寧四年崔胤同平章事天復三年石敬瑭
 河東節度使五代甲午年皆不能令之辭也朱博
 御史大夫哀帝建平二年高幹并州刺史獻帝建
 安九年歐陽頌衙州刺史梁丁丑年來頊山南東
 道節度唐肅宗寶應元年李從贖鳳翔節度使五
 代甲午年孫方簡義武節
 度戊申年皆因仍之辭也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誌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

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
朕甚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帛望祀祀其國中之山川曰望謂不必至其處但遙
望其方而祭之左傳僖三十一年望郊之細也注郊
大禮也望祀禮之細微者也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
高也左猶下也劉德曰先賢後親也祠官祝釐祠官
攝行祀事者
釐音禧福也

丙子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質實

一統志云成紀古地名即伏羲所生之處漢置

成紀縣屬天水郡晉以後皆因之
朝省入秦州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境

本

初張蒼以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至是帝召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
服色事蒼由此自絀集覽成紀地理志天水郡有成

服色事草改者草期改焉此三事也歷謂筭數所以紀歲月日時之分數服謂如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鷩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色謂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秦尚黑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書法

天一而已而曰有五帝焉非古也自是以後郊祀五時不可勝書矣書始病帝也是故文

帝行幸多不書據十年十一年後二年三年四年五年皆不書惟此特書之

發明

天下之事莫重於其始始之不謹後將若何是故有典則以昭子孫所以為禹貽孫謀以

燕翼子所以為武王文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為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况異時紛紛祠祀實昉于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書之以見開端之失至他日武帝五時之祠止書如雍

此固綱目謹始之意學者惟能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得其旨矣

○赦○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

大夫質實

一統志云鼂錯潁川人

錯以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改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竒其材

書法

親策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而所得者鼂錯爾以是為失人故譏之是故文帝策士而得

鼂錯則書親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漢元光元年文宗策士而失劉蕡則書親唐太和二年

皆譏也終綱目書親策三而已

發明

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所對之詞皆削而不錄然則錯亦有愧於其名多矣嗚呼

有君如文帝又以直言策士猶且不能正議直言豈不深可惜歟

作渭陽五帝廟

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集覽新垣平陳留風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俗傳云畢公封

新垣其後因氏焉平名也作渭陽五帝廟史記封禪書作渭陽五帝廟同字注瓚曰一營字之中立五廟

括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一字五殿也案一字之內而設五帝而

有五門各依其方帝色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注以為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

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唐書高宗祀五帝注云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之精氣也而鄭玄謂為

太微五質實一統志云渭陽五帝廟在西安府城西帝誤矣質實北二十里舊長安城東北漢文帝始郊

見雍五時因新垣平
言乃作渭陽五帝廟

書法

垣平請也帝於是少惑矣自帝有渭陽汾陰
之祠於是武帝祠竈祠神君立越祠昭帝祠

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皆有自來矣至唐
則有九宮貴神之祠世主之惑何多也

丁丑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

上郊祀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

集覽使

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顏師古曰受經於博士曰
博士諸生索隱曰刺七賜反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

文帝所著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所以述先王之制
度故曰王制也羣書考索曰漢文令博士諸生刺經

作王制博士諸生名氏無聞果何人哉而能作此文
書以為無窮之傳今觀其書言爵位則竊孟子之文

言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巡狩則竊書之文其餘則雜采公羊穀梁等說而益以已見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難其言未必盡非要之抵牾者多矣

書法

親者何不宜親者也既郊見矣又作廟而親祠之是故文帝祠五帝廟則書親是年武帝

祠竈則書親元光二年桓帝祠老子則書親延熹九年皆非所親而親者也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

齊王則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賢為菑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印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

安為淮南王勃為衛
山王賜為廬江王

詔更以明年為元年治汾陰廟

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
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
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
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
於是治廟汾陰曰再中候推測也前期而言也
陰欲祠出鼎集覽言日昃而復回午也史記封禪書
注索隱曰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搆戰戰酣日暮援
戈麾之日為卻三舍豈其然乎治廟汾陰欲祠出鼎
汾陰注見周顯王四十年欲出周鼎泗水注見
秦始皇二十八年又九鼎注見周慎靚王五年

書法

人主即位謂一為元古也自魏瑩與齊相王
始以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君子非之於是

帝即位十六年矣惑於異端復有此失綱目書之
譏惑也自是景帝有中元後元武帝十一改元滋

紛紛

矣

發明

人君即位以元紀年故雖累數至百不改也
文帝至是已十六年乃誅於邪臣之說無故

改元果何義哉直
筆書之其失自見

戊寅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
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
致禮不
往馬

集覽

改正服鬼神之事
正句服色

書法

文帝之屬令德善政相望于冊至末年而書
增壇塲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

以新垣平為上大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
不為全美之累焉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
人皆仰之矣綱目抑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終
綱目書方士伏誅七新垣平少翁樂大隋潘誕唐

柳泌趙歸
真李玄伯

發明

文帝盛德之主清靜玄默無所偏好固非秦
皇孝武求仙者之比前此方除秘祝書之於
冊至十四年增珪幣十五年始郊雍然皆非有徼
福之意小人以闢其隙思有中於於是禱祠之事
紛紛交舉今綱目上書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
平為上大夫則是祠乃垣平所立為甚明至是又
書改元祀汾陰垣平伏誅則小人之詐以甚而敗
幸帝速悟不遠而復即抵其罪不然豈不為盛德
之累耶雖然帝能誅垣平而不能盡改垣平之所
為使後人得以踵而行之則亦猶為未善也觀綱

目前後所書皆有深意然則
人主好尚蓋亦謹其微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
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
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
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
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
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度田非益寡度計料也言頃畝之數如故
未曾加少靡穀本紀注靡通作糜散也

集覽

己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匈奴連歲入邊殺畧甚多雲中遼東郡萬餘人上
患之乃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和親

集

覽

當戶匈奴傳單于使當戶雕渠難報謝索隱曰匈奴官有左右大當戶索雕渠難者當戶名也

書法

六年書請和親矣十一年而書匈奴寇狄道於是又書復與匈奴和親矣六年而書匈奴

寇上郡雲中以帝之盛德而和親不足恃如此綱目備書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質實

一統志云申屠嘉梁人

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名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

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
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
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楊
氏曰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
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
集覽材官彥張
不賢邪雖親不可用吾何容心哉
如淳曰材
官者有材多力之士能脚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顏
師古曰以手張弩曰擘張以足蹋弩曰蹶張弄臣弄

戲也顏師古曰謂
狎褻無關大體也

庚辰三年春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辛巳四年夏四月晦日食○五月赦

壬午五年

癸未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

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准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

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

集覽

飛狐飛本作蜚注見漢王劉邦三年句注徐廣曰山名在雁門應陰館屬并州如淳曰句

音章句之句案史記句作句索隱曰伏儼云句音俱包愷云音鈞正義曰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四十里北地注見哀帝建平元年細柳徐廣曰地名在長安西如淳曰案三輔黃圖細柳倉在渭水北古徼西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柳市是索隱曰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霸上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宮門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橫門之外案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橫音光穀弓弩持滿正義曰穀張也持滿者但引滿而不發先驅即前導也在前引導車駕者猶唐之武侯隊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

不聞君命又管子司馬兵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介冑之士不拜介冑也冑兜鍪也記曲禮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又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注菱則失容節菱猶詐也音陞又音乍宋氏曰菱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天子為動顏師古曰為之疎動所以體貌之也遠塞句絕言出塞遠去也中尉掌徵循京師武帝更質實一統志云周亞夫沛人勃次子也名執金吾質實句注山名在太原府代州西二十五里上有太和巖一名西陘細柳原名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即周亞夫屯兵處棘門在西安府城舊咸陽縣東北一十八里漢將軍徐厲嘗次軍于此

書法
等者何畧之也於六將軍備胡而亞夫之序在四綱目等諸將而首亞夫予之也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集覽弛山澤弛

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廢也山澤

漁鹽竹木之利倉庾胡廣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郭璞曰倉無屋曰庾民得賣爵崔浩曰富人欲爵貧人

聽賣買欲錢故聽賣買

書法

書大旱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而書恤民之政者十二是年景帝中三年

武帝天漢三年明帝永平十八年和帝永元九年安帝永初二年齊丁卯年魏唐太宗貞觀元年二十三年憲宗元和四年文宗太和六年書大蝗十六是年武帝建元五年元光六年元封六年平帝元始三年靈帝熹平六年昭烈帝章武二年晉愍帝建興四年元帝建武元年成帝咸康四年穆帝永和十一年丙寅年宋梁丁丑年北齊唐玄宗開元三年四年僖宗乾符二年書蝗三十七而書

恤蝗之政二是年和帝永元九年世主之以災為玩者多矣

甲申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嫁取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

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
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霸陵山川
因其故母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胡氏曰孝文
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
有父令不可從也况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
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之薄于君親其罪
益大矣
集覽 方內安寧謂四方之內既安且寧令到為
矣 句謂詔令到日經帶士喪禮疏曰麻在首
在要皆曰經分而言之首曰經要曰帶其斬衰首經
以有子麻為之麻本著頭左邊而從額前向右圍之
卻就左邊與麻本相接以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為纓
結於頤下其齊哀首經以麻本著頭右邊而從額前
向左圍之就右邊以末藏在本下以布為纓文公家
禮曰首經大一搯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也要經
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斬
衰至大功其要經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

結本不散垂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彊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斬哀用麻為之齋哀以下皆用布毋布車及兵器也毋禁止之辭也應劭曰毋得以布衣車乘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禮畢句罷句已下棺史記文帝本紀無棺字索隱曰已下者謂柩已下於墳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本紀功作紅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劉德云紅功也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為字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系工為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禫徒感反除服祭名也禫者澹澹然安平之意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也穀梁傳隱二年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注嫁而曰歸明正誤母布車及兵器今按謂不外屬也衣字去聲

書法

賀善贊曰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首變古之事二焉除肉刑也詔短喪也二者皆大節

綱目曷為不書始肉刑之除猶曰有不忍之心云爾短喪則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尚奚罪罪其嗣君與臣子爾帝嘗詔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然晉愍之世盜發霸陵得其金帛甚多當時猶收其餘以實內府則薄葬之制景帝蓋未嘗果從也況三年之喪臣子所以自盡其心者使景帝於此斷以從令非孝之義一由古禮後世亦孰敢踵其失哉綱目所以不書始責不專在文帝也

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不

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
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
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
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
杖羣臣表蓋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
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
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集覽 露臺臺累土為之將以承露
索隱曰顧氏案新豐南驪山
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文帝所欲作臺之舊趾存
焉徐廣曰露一作靈直百金直價也公羊傳隱五年
百金之直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
萬錢矣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
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即為金百斤為錢百萬也中人
處富者貧者之中身衣弋綈衣於既反弋逆織反綈
田黎反索隱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蓋今之絁也純
式支反說文粗絲經緯不同者文帝以為衣而身自

衣之如淳曰柔賈誼疏云身衣阜綈文巾子事君篇
曰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
可也衣不曳地曳以制反引也不曳地謂衣之長不
被土也唐輿服志曰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
寸賜以几杖几老者所以凭而坐杖老者所以倚而
行記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
几杖注所以養其身體也假借納用焉顏師古曰謂
假借以辭色納其言而用之蘓林曰假音休假之假
借音以物**正誤**露臺今按恐以臺上不屋**質實**霸陵
借人之借**文帝**顯露為名非謂承露也注見

二年

太子啓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考

異按文帝即位後不書尊母考證當作尊皇太后薄氏
薄姬為皇太后蓋闕漏矣曰太皇太后○謹按

凡例曰凡正統尊立非
正嫡則加姓氏後倣此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考異九月

上漏
秋字
○長沙王著卒無子國除

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
忠其定著令傳國數世至是乃絕
集覽長沙王著

長沙王名也吳芮五世孫高祖賢文王芮文王芮即
吳芮也高祖賢之始封衡山王以從入武關故德芮

徙封長沙王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高祖以吳芮至忠
故著于令甲而稱其忠也節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

如吳芮王故著令使特王之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
之以其非制故特著令也著涉慮反謂著在法令中

也令甲者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
甲者第一令也顏師古曰甲者令之篇次
正誤長沙

其定著令今按鄧展說是以吳芮異
姓封王故特著令非專為稱其忠也

欠
即此書治通鑑綱目
其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下